

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

——记陈康先生一篇新发现的论文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通过细致的文史考证, 首先说明了陈康先生的一篇旧文《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被重新发现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陈康先生这篇文章中的多个重要观点的阐述, 本文指出了这篇文章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表明这篇文章不仅对于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的多种意义是重要的, 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与 Dynamis 概念有关的亚里士多德多个重要文本之间的思想关联也是重要的。本文也从发生学方法的角度对陈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批评。

关键词: Dynamis; 能力; 可能; 乘方; 潜能

中图分类号: B502.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8) 02-0006-07

2017年《哲学研究》第11期发表了新发现的陈康先生的一篇旧文,《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这篇文章之前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刊出,也不见于江日新、关子尹所编的《陈康哲学论文集》,或汪子嵩、王太庆所编的《陈康:论希腊哲学》。这篇文章在沉埋于时间中几近70年后被重新发现,这本身就具有文史方面的特殊兴味。本文就是为记录这篇文章的发现始末而作。

这篇文章是洪汉鼎先生于2016年1月11日亲自复制后交给我的,在此之前,洪先生还专门通过电子邮件把该文的手稿照片展示给我看。当时,由于“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这一科研课题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课题组计划在2016年1月17日举行一个该项目的启动仪式及专家咨询会,因此,作为课题组负责人,我特邀洪先生与会。这不仅是因为洪先生与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有

着多年深厚的友谊,而且是因为洪先生的老师贺麟先生与陈康先生当年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同事,曾经有过密切的学术来往。而事实上正是这一因缘成就了陈康先生的这篇旧文被发现。在给我的电邮中,洪先生提到了这篇文章。由于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我将洪先生信中的话节录如下:

我手里就有一部陈康先生关于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的论文,这是陈康本人大概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亲笔手稿。你查一下,此文是否收在那两卷陈康文集里。如没有,你们这次就会有收获。

于是,仿佛是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也许是由于陈康先生的这篇文章自有天命与定数,在沉埋于时间中几近70年后,陈康先生的《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一文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但由此一来,我就有必要说明陈康先生的

收稿日期: 2017-09-03

作者简介: 聂敏里,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5ZDB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篇文章如何会沉埋于时间中几近 70 年，又如何得以被洪先生所保存。

陈康先生的这篇论文是一篇中文论文，以钢笔写在印有“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稿纸”字样的 16 开稿纸上，共 52 页，在我们今天发表它之前，从未在任何出版物上刊出。关于这篇论文写作背景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在发表于《学原》1947 年第一卷第七期第 17-26 页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i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中找到，这篇文章现载于汪子嵩、王太庆两位先生（二人为陈康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学生）所编的《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 年）的第 355-372 页，亦见于江日新、关子尹所编的《陈康哲学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 年 10 月出版）的第 199-218 页。

在这篇文章中，陈康先生在一处地方写道：

所谓“准是态论”乃是一个尚未见过的名词，我们铸造此词，以表示亚里士多德关于第拿米斯（Dynamis）和哀乃耳假也阿（Energieia）或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的学说。后两个术语（以及它们同字根的文法上的变形字）正和第一个术语（以及它的同字根的文法上的变形字）一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我们若要严格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必先考察每一术语有几个不同的主要意义，辨别其中准是态的（Quasimodalbedeutung）和非是态的意义（Nichtmodalbedeutung），以及它们在发生方面的关系。这乃是一个预备工作，这工作做完以后，方可研究准是态论本身。这个麻烦琐碎的预习工作，即是在学术方面不厌倦的德国学者中还未有人去做；然而若不预先完成此点，即贸然地谈论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正如建屋沙上，基础不坚。关于“第拉米斯”的研究自成专章，这里从略；本文只限于“哀乃耳假也阿”和“恩泰莱夏也阿”方面。（重点为引者所加）

这段话比较清楚地表明了陈康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和 Energieia 或 Entelecheia 这两个术语概念的各种不同意义进行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亦即，它是为他对亚里士多德的

准是态论的研究做准备的，而“准是态论”（Quasimodalprinzipien）一词为陈康先生自铸的新词，他以此来指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学说。陈康先生告诉我们，如果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学说，那么，首先搞清楚 Dynamis 和 Energieia 或 Entelecheia 这两个术语概念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将它们的意义中与准是态论（亦即潜能与现实学说）有关的意义首先清理出来是有必要的，因此，他才不惮其烦地从事于这一研究工作。《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i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即是对后一项工作的研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也正是在这段引文中陈康先生直告我们，关于 Dynamis 概念的各种不同意义他有专章进行研究，由此，我们当可断定，这很可能所指的正是《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这篇新发现的论文。

我们的这一推断在这同一篇文章的注释 7 中得到了证实。在那里，针对“关于‘第拉米斯’的研究自成专章”这句话，陈康先生在注释中这样写道：

现已用中文写出，载在最近即将出版的《哲学评论》，张真如先生六十生日专号内。两篇事实上关系密切，虽然本篇远在该篇之前写成。

这就清楚地表明：第一，针对 Dynamis 概念的各种不同意义的研究，陈康先生已经写出了论文；第二，它的写作时间应当后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i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第三，它的发表时间应当在 1947 年 8 月之后，因为，文中所说的张真如先生即张颐，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者，他出生于 1887 年 8 月 11 日，卒于 1969 年，据此推算，他的 60 岁生日当为 1947 年 8 月 11 日，而庆祝他的生日的专号只可能出版于 1947 年 8 月之后。

此外，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i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的开始，陈康先生介绍该文的写作背景时，有过如下的说法：

本篇取材于拙稿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aristotelische Lehre von der Dynamis und der Energeia als Quasimodalprinzipien* (按,即“对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准是态论的潜能与现实学说的研究”)中之第二章,它是近年来工作结果的一部分。

这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如果《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是陈康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研究的一个预备,构成了其中的第二章,那么,很可能在这一研究中也有一章来对“潜能”的意义加以研究,以作为对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研究的另一个预备。

所以,综合这些信息,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断定,《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这篇新发现的论文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同属于陈康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研究的预备工作,它们旨在研究潜能与现实这两个术语概念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各种不同意义,以便清理出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准是态论”的那些特定的意义来,以为对“准是态论”的正式研究提供前提基础。

但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一文已经发表于1947年11月出版的《学原》第一卷第七期,“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一文最终却并没有出版。对此,首先有江日新、关子尹所编的《陈康哲学论文集》在上引那条注释后的编者按语为证。在那里,编者这样写道:“据陈康先生函告,本文未写成付梓。”显然,“未写成”是假,而“未付梓”是真。因为,上引注释7中陈康先生已经言明,“现已用中文写出”,并且新发现的这篇《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已经写成的证明。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最终没有出版。而这当然是由于《哲学评论》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

《哲学评论》创刊于1927年,原由北京尚

志学会主办,尚志学会是梁启超组织的政党——研究系的一个下属组织。^{[1](P42)}《哲学评论》从1927年到1947年总共出版了十卷,从第七卷起(1936年),改由中国哲学会主办,成为中国哲学会的会刊。^{[1](P42)}也是从这一卷起,《哲学评论》的出版发行改由开明书店负责(除第八、九卷,这两卷由于抗战缘故,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发行)。^{[1](P43)}1947年,由于时局动荡,中国哲学会停止活动,^{[1](P42)}《哲学评论》在1947年8月11日出版了第十卷第六期后,即不再出版。在這一期的“本刊启事”中有这样的表述:“本刊第六期止,本店与中国哲学会所订印行契约已届满期,正由该社另属他家代印,嗣后本店不再续印。”因此,《哲学评论》停刊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在动荡时局下无法找到其他出版机构负责它的出版发行。

1947年8月11日也正好是张颐的生日,但查阅这最后一期的《哲学评论》,并没有所谓的“张真如先生六十生日专号”,该期登载的只有如下六篇文章:1.《一多总表》,吴宓;2.《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德的自然哲学》,冯至;3.《说人欲与天理并说儒家道家治国之道》,冯文炳;4.《唯识学的知识论》,虞愚;5.《论本体书与说理书》,熊十力;6.《牛津来书》,沈有鼎。因此,一个可能的推断就是,《哲学评论》或准备在之后的某期(很有可能就是紧接着的一期)出版“张真如先生六十生日专号”,但却由于上述原因,最终没了下文。而陈康先生的《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一文很有可能就是在此之前被交付给《哲学评论》的编辑的,并且由于陈康先生于1948年即前往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从而最终存留在了编辑手中。

或许,至此,人们已经能够猜到为什么陈康先生这篇论文能够最终由洪汉鼎先生保存了。因为,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1946年《哲学评论》第十卷第一期起,负责它的编辑事务的恰好就是贺麟先生。是时,贺麟先生担任中国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秘书。而在第十卷第一期的“本刊启事”中也明确刊出“凡关于投稿、讨论,及其他编辑方面事项请与贺麟先生(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转)接洽”云

云，即表明贺麟先生负责《哲学评论》的编辑事务。所以，陈康先生的这篇论文毫无疑问便是交付到了贺麟先生的手中。而由于时局的动荡，《哲学评论》的停刊、陈康先生本人的赴台任教等一系列原因，这篇文章也就一直为贺麟先生所保存。

据洪汉鼎先生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齐良骥先生和王太庆先生、朱德生先生、雷永生先生、洪汉鼎先生五人共同计划编辑一套《哲学家短篇论文集》，以发表西方哲学家以及国内一些哲学前辈的短篇哲学论文，当时收到的稿子都交给王太庆先生，由王太庆先生统一整理和编辑。其中如陈修斋先生、庞景仁先生等都交了稿。贺麟先生在听到此事后便对洪先生说，他有一篇陈康先生的论文，可以拿到这本刊物上发表。贺先生所说的陈康先生的论文即是《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这篇。贺先生把陈先生的这篇手稿交给洪先生，而当洪先生准备把这篇稿子交给王太庆先生时，谁知已经收齐的第一期的稿子，连同洪谦先生编译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下册）的手稿在内，一同在王先生家中丢失了，以致洪谦先生在《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前言中说：“一年之后，当我们重新抓起这项任务时，又遇到了意外的干扰，丢失部分译稿，致使我们受到了一时难以弥补的损失。”^{[2] (P-ii)} 由于此事件，整个出版《哲学家短篇论文集》的计划也就中断了。可幸的是，陈康先生的这篇手稿当时齐先生让洪先生暂时不交给王先生，因此不在第一期之内，从而逃过了此劫，得以暂时保存下来，并最终在70年后的今天重见天日。但由此，洪汉鼎先生对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文献资料的珍藏之功也就可见一斑。因为，如大家所知道的，洪先生一直有一设想，办西学东渐，收集一些哲学史资料，可是此计划至今一直未能实现。^①

这就是陈康先生的《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一文在70年前写成后所经历的命运波折，我把它作为一段文史佳话写出来，以资纪念陈康先生的学术，也纪念中国现代哲学艰

辛跋涉的一段历程。

但是，陈康先生这篇新发现的论文并非仅仅具有文史价值，相反，即便是70年后的今天来审视这篇论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仍然葆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而原因仅仅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的理解上，我们今天并没有比陈康先生进步多少，我们从陈康先生这篇论文中仍然能够受益很多。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还要就陈康先生在这篇论文中的学术思想做些讨论。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Dynamis 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翻译的概念。人们通常不假思索地将它翻译成“潜能”（potentiality），但事实上，“潜能”只是 Dynamis 的一种含义，而且还是它的一个派生的含义，它的更为基本的含义并不是“潜能”，而是“能力”（capacity）。此外，当它用于逻辑学时，它更不能够是指“潜能”，而是指逻辑上的“可能性”（possibility）。另外，它还有一种与上述含义完全不相关的用法，即作为一个纯粹的同名异义词用于数学上，指数学上的“乘方”或“幂次”（power）。显然，正是这后一种用法更明显地证明了 Dynamis 绝不可以仅仅从“潜能”的意义上理解，自然也就绝不可能仅仅用“潜能”来翻译它。

现在，一旦我们指出 Dynamis 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意义，那么，陈康先生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因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陈康先生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多个文本的详尽考察，以最清晰的语言指出了亚里士多德 Dynamis 概念的全部用法。而在此之前，例如，在博尼茨那里，诚如陈康先生所指出的，Dynamis 的“能力”这一内涵是隐而不彰的，它被“潜能”这一内涵所遮蔽了。博尼茨对亚里士多德 Dynamis 概念的这一理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我们看到，载于洛布本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特里德尼克（Hugh Tredennick）的英译文，对于例如《形而上学》 $\Delta 12$ 中作为词条出现的 Dynamis，就是以与 po-

^① 以上据洪汉鼎先生讲述写成，并经洪汉鼎先生审阅。相关内容也可参看洪汉鼎《客居忆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4页，第97-98页。

tentiality “潜能”) 关系密切的 potency (“效能”) 来翻译的, 而对于《形而上学》Θ1 中作为词条出现的 Dynamis, 则是通篇径直就以 potentiality 来翻译它。^[3] 而载于牛津修订版《亚里士多德全集》中的罗斯(W. D. Ross)的《形而上学》英译文, 虽然正确地见到了《形而上学》Δ12 根本没有讨论“潜能”(potentiality), 从而将作为词条出现的 Dynamis 翻译成 capacity (“能力”), 但是, 在对《形而上学》Θ1 中作为词条出现的 Dynamis 的处理上, 则是通篇以 potentiality 来翻译的。^[4] 我们看到, 甚至出版于2006年的由梅金(Stephen Makin)翻译并注释的牛津克拉兰登亚里士多德系列(Clarendon Aristotle Series)的《形而上学》Θ卷, 也是以类似于罗斯的方式来处理Θ1中作为词条出现的 Dynamis 的。^[5]

当我们审查各种英文版本对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的这种倾向于“潜能”的理解, 同时, 当我们反省我们自身每次读到出现了 Dynamis 一词的亚里士多德的文段便自然地用“潜能”来予以替换, 我们就可以知道陈康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对 Dynamis 概念多种意义的考察对于纠正我们这种“自然理解”的重要性。

但除此之外, 我要更进一步指出, 陈康先生在他的那篇旧文中不仅明确地给出了 Dynamis 除了它数学上的转义外所具有的三种内涵, 即, 能力、可能、潜能, 而且还对它们分别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其中的细节之处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颇有启发的。

首先, 关于“能力”, 陈康先生不仅正确地见到了它构成《形而上学》Δ12 主要的讨论内容, 它与《形而上学》Θ1 中就 Dynamis 的讨论没有根本的差异, 而且他还就亚里士多德在 Dynamis 的“能力”内涵上的理论贡献做出了准确的总结:

Dynamis 作“能力”解不始于亚里士多德; “能力”乃是这字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这个意义不但见于柏拉图的著作中, 而且还见于更古的诗人著作里, 甚至荷马的著作里。至于以学术为一种能力, 柏拉图在这方面已经为亚里士多德预备下了基础。然而就着 dynamis 自古以来即有的意义发展为一个明确的概念, 且用

定义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更进而将这定义的对象分类, 复辨别各类之间的差异, 以及明白指出各类能力实际动作的不同条件: 这些一切乃是亚里士多德的贡献。Dynamis 一字的原义在他的思想里这样发展成为一个概念——能力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内容。

其次, 关于“可能”这个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中被做了深入探讨的概念, 陈康先生表现出了他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洞见。例如, 他指出, 用作“可能”的 dunaton 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中的另一个更经常被使用、也被用于表达逻辑上的可能的 endechesthai (或 endechomenon) 意义相同, 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dunaton 是就“甲可能是乙”来说的, 而 endechesthai 则是就“在乙的本性里没有什么阻碍它属于甲”来说的。而对于逻辑学上的表示可能的判断与相反的可能性的判断之间在真值上的兼容性, 陈康先生指出, 理解它的关键在于, “一个可能判断在它的两个相反形式里同时对一同一事件有效, 或者这样讲: 可能是和可能不是在同一事件上互相随从”。而在这里, 陈康先生的洞见力在于, 他指出, 逻辑学上表示可能的判断的这一特殊真值情况实际上有它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是, “一个能力并不永远动作。因为一个能力并不永远动作, 即是它可能动作, 可能不动作”。陈康先生据此推定 Dynamis 的在逻辑学上表示“可能”的用法正是从它的形而上学上的表示“能力”的用法而来的。最后, 陈康先生又就亚里士多德在 Dynamis 的“可能”内涵上的理论贡献做出了准确的总结:

Dynamis 一字作“可能”解,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亦已如此。然而从这个意义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可能概念, 这乃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里完成的。这个概念的内容包含: 论理的相反的可能, 和它们的以实际的相反可能为基础, 以及实际的相反可能由于一个能力的不永远动作。

最后, 关于“潜能”陈康先生在论述中亦表现出了他理论上的洞见。他把这个概念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存在论(陈康先生称作“万有论”)中表示“或然”的 possibilitas 区别了开

来。他指出,中世纪的存在论将存在的状态(陈康先生称作“是态”)分成三种,即,或然(possibilitas)、实然(realitas)和必然(necessitas),这虽然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区分,但是却又明显不同。因此,陈康先生把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概念称作是“准是态”的,并且就“潜能”这个概念的内涵讨论了他所谓的“准是态”与“是态”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潜能”概念具有目的性的内涵,作为质料构成了实现这个目的的运动过程的基础,但同时它又有赖于另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东西亦即形式对它的发动,从而,如果我们加以概括的话,目的性、质料性和受动性,这就是“潜能”这个概念的三个主要内涵。陈康先生认为,这三个内涵恰恰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或然”概念所缺乏的。我们必须承认,陈康先生的这个观察是敏锐的,它即便还需要结合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材料来予以充分的论证,但是,对于我们观察中世纪经院哲学相对于古典哲学的变化仍然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显然,仅从以上展示的几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陈康先生对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的各种内涵见解的精辟和独到,对于我们认识的启发和意义。但如我们所知晓的,陈康先生还是20世纪耶格尔发生学研究方法的身体力行者,所以,他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涉及 Dynamis 这个概念的亚里士多德的几个重要文本之间发生学上的关系进行探讨。这几个重要文本就是:《解释篇》的第12、13章,《前分析篇》的第一卷第13章,《形而上学》 $\Delta 12$,《形而上学》 $\Theta 1-9$ 。

陈康先生认为,《形而上学》 $\Delta 12$ 先于 $\Theta 1-9$,也先于《前分析篇》第一卷第13章,而《解释篇》第12、13章一定晚于 $\Theta 1-9$ 。从而,他给这四个文本之间的发生学上的先后顺序所做的考订就是:《形而上学》 $\Delta 12$ 最早,《前分析篇》第一卷第13章次之,它们都属于亚里士多德早年的作品,而《形而上学》 $\Theta 1-9$ 属于亚里士多德晚年的作品,《解释篇》第12、13章则最晚。在此基础上,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 $\Delta 12$ 中并没有讨论 Dynamis 的“潜能”的内涵,而讨论了“潜能”内涵的《形而

上学》 $\Theta 1-9$ 又被考订为是较晚的,因此,陈康先生就作出结论认为“潜能”这一内涵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较晚产生的。

陈康先生这个考订所基于的方法是耶格尔的发生学方法,在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中已经多有批评,其中一个主要的指责就是,它所达成的结论多带有主观性和选择性,并不是必然的。例如,我们并不能够根据《形而上学》 $\Delta 12$ 没有讨论 Dynamis “潜能”的内涵,就认定亚里士多德在写作这个部分时还没有产生关于“潜能”的思想。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讨论 Dynamis 的基本内涵时,亚里士多德不需要讨论到从 Dynamis 的其中一个基本内涵即“能力”中衍生出来的“潜能”的内涵。作为讨论 Dynamis 的基本内涵的《形而上学》 $\Delta 12$,亚里士多德在其中只要讨论了它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能力、可能、乘方就足够了。况且,我们不能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对他所要讨论的内容进行选择讨论的权利。所以,陈康先生的上述结论不是必然的。

此外,可能存在商榷之处的还有陈康先生在他文章最后一节中所做的讨论,他认定 Dynamis 的“潜能”的内涵是从“可能”的内涵中、而不是从“能力”的内涵中衍生出来的。但事实上,正是在《形而上学》 $\Theta 3$ 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麦加拉学派观点的反驳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如何从 Dynamis 的“能力”的内涵中必然派生出“潜能”的内涵。陈康先生显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文本事实,因此,就对他的“潜能”概念不出于“能力”概念、而出于“可能”概念的观点做了十分曲折的论证,但却难以避免陷于自相矛盾。

具体来说,他认为“潜能”概念在其形成初期预设了潜能的实施有两个方向,它可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可以向好的方面实现,也可以向坏的方面实现,陈康先生轻率地断定“能力”概念不具有这一特性,从而就只能从“可能”概念中来寻找“潜能”概念的起源。我们且不论“能力”概念是否像陈康先生所曲折论证的那样不具有这一特性,我们仅就陈康先生对“可能”概念的讨论来观察,就会发现陈康先生在这里已经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

如我们前面阐述陈康先生对“可能”概念的概括所表明的,既然在那里陈康先生已经能够将逻辑上的“可能”概念最终追溯到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一个能力并不永运动作。因为一个能力并不永运动作,即是它可能动作,可能不动作”,由此可见,甚至“可能”概念也可以从“能力”概念来寻求其根据,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在最终的结论中认定“潜能”概念只能从“可能”概念而来,不能从“能力”概念而来呢?

陈康先生在这里论证上的自相矛盾显然与他所接受和坚持的耶格尔学派发生学的方法有

关,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企图为亚里士多德的某个思想寻求其发生学上的演进脉络,这就使得论证不免有时陷入主观和武断。但是,撇开这个问题不论,陈康先生的这篇新发现的论文仍会在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上给予我们丰富的思想和启发。一个极其清楚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不了解 *Dynamis* 概念的多种意义,对陈康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一无所知,那么,当我们贸然去考察亚里士多德的 *Dynamis* 概念时,我们就会陷入由于忽略了 *Dynamis* 概念的多种意义而带来的理解困难之中。

参考文献:

- [1] 朱清华.《哲学评论》杂志和中国近现代哲学[J]. 学术月刊,2000(8).
- [2] 洪谦. 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3] 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s I - IX. Translated by Hugh Tredennick.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 [4] Aristotle. *Metaphysic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Volume Tw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 [5] 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 Θ .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Stephen Makin. Clarendon Press, Oxford,2006.

■责任编辑/张瑞臣

Aristotle's concept of dynamis: On a newly discovered paper by Professor Chung-hwan Chen

NIE Min-l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 detail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Professor Chung-hwan Chen's paper *Aristotle's Concept of Dynamis*. Then, it expounds its several important points. It finally reveals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meanings of Aristotle's concept of dynamis,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Aristotle's several important texts related to dynamis. It also gives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Professor Chen's conclus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etics.

Keywords: dynamis; capability; possibility; power; potentiality